

# 大山春色

魏岳

快春节了，好友相约去贵州，往大山深处，尝尝那边烟火里的年味。

正月初一，我们从北方出发，天还落着雪。

车出贵阳，前往荔波。春意盎然，不用倒时差，直接倒季节。到处都是山，数百里山路蜿蜒，车轮始终在群山间辗转，仿佛永远走不出这片连绵的绿。

到荔波时，日头已经偏西了。迎接我们的姑娘叫媛媛，布依族，说话带着脆生生的乡音：“你们是来看水的吧？我们这儿的水，好看。”她指向前方，“顺着打狗河走，进响水河，便是小七孔。”

我们听着“打狗河”三字，难免诧异。媛媛忙笑着解释：“打狗是布依话，弯弯的河，很有诗意的。”

沿途飞瀑不绝，多自山巅云间、半山翠林里悬空而下，跌在岩上，化作漫天白雾。我立在第一道瀑前，一时恍惚。北方的雪是飘落的，是静的，是季节的；这里的瀑是飞落的，有声的，常年不息。

卧龙潭，一水分两境，右侧潭水静如碧玉，山影沉在水里；左侧高崖泻瀑，水声轰然，响震山谷。我踏在潭边，指尖探入静水，凉意漫遍全身；转至瀑前，水雾扑面，衣襟转瞬便被打湿。一水之隔，竟是动静两重天。一旁有位当地中年人，靠在栏杆上抽烟，见我们惊叹，笑道：“这不算奇，往上走，翠谷瀑布才叫好看。我从小在水边长大，年轻时只是寻常水，长大后才懂，每一道水都有性子，都有棱角。”

翠谷瀑布自山腰蜿蜒而下，散作万千细流，如银丝散落。阳光穿林而来，落在水雾上，浮起一道淡虹。栈道旁水汽氤氲，拂在脸上，凉润沁脾，洗尽一路倦意。

石上森林一带，奇石嶙峋，古树根须盘入岩缝。68级跌水瀑布连绵舒展，溪流时急时缓。有鱼群逆流而上，一次次跃起，被激流冲回，又倔强再次腾跃。

拉雅瀑布紧贴栈道，如白练天降，水珠携着草木清气扑面而来。行至小七孔古桥，已是黄昏。道光年间的七孔石桥，静卧碧波，桥身青苔斑驳。桥下流水穿洞而过，清澈见底，游鱼历历。桥头有个摆摊的老人，守在这里60余年了。幼时在桥上奔跑，青年挑担而过，如今老了，守着桥，守着一湾水。

古桥曾是茶马古道要津，商

旅往来，马帮铃响。如今，那些喧嚣都远了。荔波人不刻意，也不雕琢，只顺着山形水脉，让山、水、林、瀑天然相融，让古桥与山色纯真相映。

新春的风掠过山林，带着草木清香。

## 二

暮色初临，抵达西江千户苗寨。

苗家小伙阿古，身形清瘦，眼里闪着清澈的光，他接过我们的行李，边走边介绍他和寨子：“我叫阿古，爷爷取的。‘古’，就是要把苗家古老的东西传下去……”他说爷爷是寨中老人，会唱古歌，讲古理，自小便教他，莫忘根。

千户苗寨里巨大的锅灶。我们住的民宿在谷底。自山脚抬头望至山顶，灯火次第亮起，洒在群山间，璀璨而不炫目。阿古指向上山：“我家在上面，新年里，你们若想去坐坐，我来接你们。”

晚回围桌而坐，酸汤鱼鲜醇酸爽。糯米饭的米，是梯田里种的水稻碾的。每上一道菜，苗家都能讲出一段故事：酸汤是老坛发酵的，鱼是山间河溪捞的。在这里吃饭，不像果腹，倒像品尝温润的山间美味，又像品读一篇篇乡土美文。

天未亮，寨中便响起鞭炮声，鸡鸣犬吠，牛羊相和。推开窗，晨雾与炊烟缠在一起，分不清哪是雾哪是烟。我沿小巷漫步，步入田间小径，两旁水田碧绿，油菜花初绽。

田埂上，一个农人正凝视着田中沃土，见我走来，他转身，笑问：“游客吧？从哪来？”

“北方。”

“北方好。”他点点头，“我们这儿也好。你看这田，这水，这土——”他说，“等过了年，秧苗一插，满山满田都是绿。”他指着山上梯田，“往上走，白云深处还有人家，茶好，人也好。”

循路而上，梯田层层。行至白云深处，一户苗家老夫妇正在院中晒太阳。老奶奶见我走来，起身搬出板凳，老爷爷提来茶壶，让座倒茶。两人用苗语低语几句，便笑着问：“吃饭没有？”

围炉而坐，品茶聊叙，话起家常。老人家总是笑吟吟的，满是幸福，不时往我杯里添茶。告辞时，老奶奶塞给我两个糍粑，热气腾腾的，硬要我带上。又说了句苗语。老爷爷翻译：“她说，客人吃了，日子才香。”

下山路了，我转身回望——

山、水、田、人家，渐次笼罩在薄纱似的雾里。

大山深处的年味，从不是刻意装点，是在每一日的寻常里。

## 三

随后，前往镇远古城。

接待我们的是个侗族姑娘，叫阿兰。土生土长的镇远人，小时候在巷子里跑大的。后来出去读了大学，毕业又回来了。“我觉得外面再好，也没有我们镇远好。”她说这话时，语气平平常常的，不是在表白什么，只是在说一个事实。

阿兰懂得多，熟悉地方的历史文化。

她带我们走冲子口巷，那巷子幽深静谧，两侧是依山而建的民居，大块青石铺的台阶错落落落。两个老屋静立，少了商业喧嚣，多了岁月安宁。

不远处是何氏宅，青砖老墙已立300余年，一窗一棂，皆藏书旧事。石阶旁原有两湖小学，早无学童往来，空荡荡的，成了时光印记。阿兰说，幼时在这一点上学，放学在巷中奔跑，当年觉着这些老房子、老巷子没什么稀奇。出去了才知道，别处没有。

邓家豆腐的豆香，淡淡飘在巷间。

阿兰说，这家店开了几十年，井水点浆，是镇远独有的味道。

说到井水，四方井巷的古井最是动人。井沿，被绳索磨出七道深痕，如同刻着数百年光阴。过祝圣桥，已是黄昏。

600多年的古桥横卧溱阳河，桥那头便是青龙洞。崖壁楼阁层叠，诸般文化同存一壁，共融一城。阿兰笑道：“镇远就是这样，什么都容得下，什么都和和气和。”

入夜，溱阳河两岸吊脚楼上，挂满新春红灯笼，灯火绵延如星河。

我们乘画舫游河，岸上锣鼓喧天，苗家舞龙队腾跃穿梭，好热闹的年景。阿兰望着龙灯，轻声说：“我爷爷从前舞龙头，我小时候过年，最盼的就是看他舞龙。现在，再也盼不来了。”

祝圣桥上人流如织，非遗集市灯笼点点，孩童猜灯谜，欢呼雀跃。阿兰望着孩子们，眼底又浮起笑意：“我那时候，也这样。”

原来在阿兰心里，镇远从不是景点，而是童年，是故乡，是难以忘怀的亲情。她讲给我们的，是古城的故事，也是她自己的人生。

## 四

扁担山的褶皱里，藏着一座石头寨。

车行数百里，原是奔着黄果树大瀑布而去，不料景区春节票满。司机老马笑道，不妨去石头寨走走，那里的新春年味，更接地气。

这个布依话叫“板波森”的古村，是名副其实的石头世界。200余户人家依山傍水，石为墙，石为路，石为院，块石页岩层层叠砌，垒起大山里天然的厚重。

午后入寨，安静得只闻鸡犬声、孩童跑过的脚步声。阳光洒在石墙上，暖而不燥。我们行至一处院落，一位阿妈正坐在门前做蜡染。

我蹲在一旁静静地看。阿妈并不多言，片刻后，将半成的蜡染布递到我面前。布面微凉，蜡痕清晰，纹样古朴。“我们布依人，从小就会。”她轻声说，“石头是山给的，靛蓝是草木染的，过年染一块新布，做新衣，挂新饰，是老辈传下的习俗。”

次日清晨，我们终得一见黄果树大瀑布。雄奇壮观，自是不虚传。可站在瀑布前，我脑子里浮现的，却是石头寨里那一院安静的蜡染，是阿妈说的那句“过年染一块新布，做新衣，挂新饰，是老辈传下的习俗。”

离开黄果树，夜宿郊外至也山居。

民宿坐落在半山腰，被连绵群山环抱。恰逢孩子生日，主人得知后，特意准备了生日蛋糕，在院中生起篝火。孩子们围着篝火跳舞，当地苗族同胞也跟着跳起民族舞，唱起苗家生日歌。

我们举起醇香的美酒，共祝未来顺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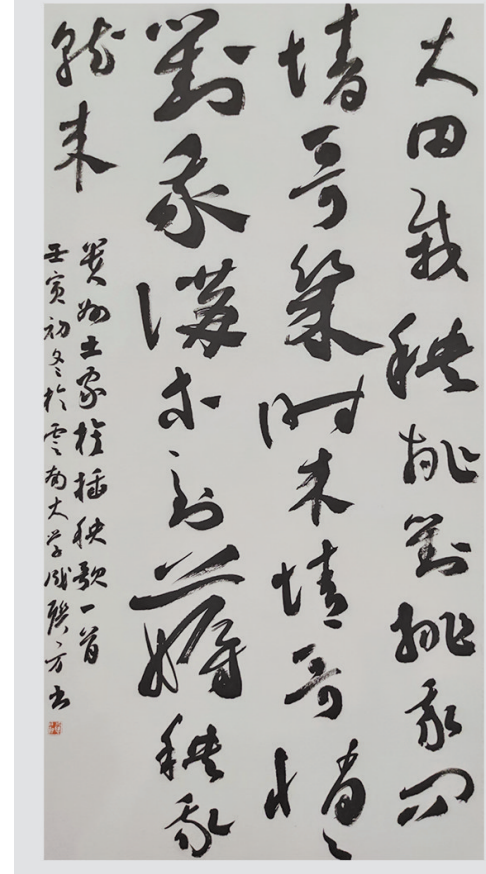
跳动的火苗映红一张张脸庞，欢声笑语在山谷间飘荡。清风徐来，苗岭芦笙悠扬，群山静静地听着，也变得温柔起来。在这片土地上，无论走到哪儿，歌声和美好总在身旁流淌。

绿水青山，不只是山和水，还有这山里的人，和他们的日子。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就是这片土地上最好的风景。他们与山水共生，与草木共荣，把寻常日子过得像一幅画——有热情，有故事，有颜色，有生机，有希望。岁月烟火里，世代守着的“古”，都藏在篝火里，化作待客的真诚。

这个新春，我们不过是叩响了山门，便被那满溢的春意，轻轻拥了个满怀。



## 全国书法名家写贵州



草书《贵州少数民族歌谣 插秧歌》成联方

大田栽秧排队排，我问情哥几时来，情哥悄悄对我讲，等到插秧我就来。

成联方：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云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 茶花

唐德友

墙角那抹青涩沉寂晚秋搏击寒露历经磨砺

一抹艳丽洒破冰霜花瓣轻颤敲醒寒冬百花争春时那点点色彩胜过万紫千红

## 春意荡漾

侯立权

88岁的父亲站在小山梁上，隔着一段无法跨越的距离，遥望着他母亲的坟墓，不停念叨：“我走不动了，只能让孙子们给您磕头了……”几度哽咽。

奶奶的坟在大山陡坡上，与公路隔一小山梁，一道山谷，年轻人上下两个陡坡，都得拉拽杂草和树枝才行。去年父亲还能在我们的搀扶下，走到坟前亲自跪祭。今年这七八十米的直线距离就成了一道鸿沟，拦住了他颤巍的双腿。

不仅父亲，70多岁的母亲，也因年轻时体力透支，常年病痛缠身，双腿严重变形，也只能站在山梁上隔空指挥我们：“把坟上的树枝砍了……”声音在山谷里荡来荡去，像她永远操不完的心。

我回头看了一眼父母。父亲清瘦的身影像一棵松屹立在山梁上，默默凝视这边。虽然看不清他的表情，也不知他心里想什么。但我知道他在流泪，眼泪里有儿子对母亲的思念之伤，也有一个80多岁老人对崎岖来路的感伤。母亲站在父亲身旁，抬手向坟左左边摆动，高声喊：“把那个路口用树枝堵上，不让牲口过去……”

将奶奶坟周围的荆棘、杂草和树枝全部清理掉，栽植两棵被称为“千年矮”的黄杨，然后祭拜，在坡上忙了一个多小时，他们在对面，也站了两个多小时。

奶奶是在我上初一时去世的。听父亲说，20世纪40年代，因为贫困饥饿，爷爷奶奶为了活下去，拖家带口从重庆西阳新逃荒到贵州，最后落脚沿河回龙。那是怎样的一条路啊？奶奶背着年幼的小姨，牵着大伯、父亲和大姨，是怎么靠着她的三寸金莲走过那一路沟坎深壑的？我无从知道，但我知道他们在回龙为我们建造了温暖的家园。

奶奶在这面陡坡上躺了40多年。她的小儿子已88岁，今年第一次遥望她的坟墓，默默泪祭。

爷爷的坟在另一处，地势平缓。三弟扶着父亲在爷爷墓前慢慢跪下。他膝盖碰到泥土那一刻，整个人都在抖。喃喃念叨一阵，磕了三个头。我们扶起他时，他已泣不成声。

那一刻，我们都哽咽着。爷爷去世时，我只有几岁。他每次跟他说话就像吵架，不管他听到没听到我说话，他总是笑眯眯地摊开双手抱我。闻到他胸

## 至情至性的张宗和

胡晓斌

张宗和，历史学教授，安徽合肥人，1914年生于上海，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是著名的“合肥四姊妹”的大弟，也就是合肥张家的长子。1947年10月到贵州大学任教，讲授历史与戏曲，此后一直在贵州生活，直至1977年病逝于贵阳。

大约80年前，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秋灯忆语》在战时的安徽省临时省会立煌（今金寨县）完稿，这本土纸印刷、墨色不一、字迹模糊、不起眼的书，因为写满了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告白，读过的人无不为之感动、落泪。201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了《秋灯忆语——“张家大弟”张宗和的战时绝恋》，由于增补了若干信札等附录，全书近390页，其中最核心的部分仍是只占1/4篇幅的《秋灯忆语》。

这是他于1944—1945年，利用在安徽学院教书之余，写就的对亡妻的真情告白。

### 昆曲结缘

与张家四姊妹相比，张家的男孩子们显得低调许多，即使是四姊妹家中的第一个男孩，即使是作为长子的张宗和。

在二姐允和的回忆里，宗和作为家里的第一个男孩子，“宝贝得不得了。出生后24小时不离人。”然而，这些宠爱并没有让张宗和变得娇气，他反而成为家中“最老实厚道”的人，是个不懂得说谎、一直安安静静

的谦谦君子。

人们熟悉大姐张元和与当时的昆曲名角顾传珍喜结良缘的故事，而大弟张宗和的第一段婚姻也因昆曲结缘。

1932年，张宗和考入清华大学，有着良好昆曲基础的他，加入了由俞平伯发起的清华大学昆曲社团——谷音社，曲社名称的含义是“空谷传声”，得到一些著名文人们如

蔡元培等人的大力支持，在京华颇为有名。

1936年的夏天，22岁的张宗和从清华大学文学院毕业，他和四姐允和来到青岛，参加青光曲社活动，认识了16岁的孙凤竹。

孙凤竹祖籍镇江，受父亲的影响，非常喜爱昆曲。她给宗和的印象是“活泼、大方、聪明、有趣、会说话”，并且，昆曲唱得很不错。很快，就与宗和、充和成为极好的朋友。在青岛的日子里，他们一起唱曲、看电影、吃小馆子，凤竹还教充和姐弟学游泳。

乘船告别时，船上的宗和与船下送行的凤竹各拉着长长紫色纸带的两头。“船开了，我眼睛老望着她，她也望着我，远了，纸带断了，她也看不见了。我收了三根纸带的断头，怀着十分喜悦、三分惆怅的心情进了舱。”分别后，便是漫长频繁的通信，这是属于那个时代热恋中的男女独有的快乐。

### 战地爱情

1938年春天，在汉口，张宗和与孙凤竹举行了订婚仪式。当年10月，日本侵略军在广北大亚湾登陆，广州人开始逃难。张宗和计划同巴金等人一起到桂林，孙家人决定让凤竹跟着宗和一起走。此时，凤竹的母亲重病在身，这次与母亲的告别，或许今生再也无法相见，是生离，更是死别。

汽车一路颠簸到贵阳时，凤竹开始吐血，休养了10天后，11月19日他们终于到重庆了。此时，凤竹又吐血，随即住进了仁爱堂医院。而在此前后，凤竹的父母和宗和的父亲张翼麟都已去世。

1939年2月5日，这对情侣在昆明结婚。这一年，新娘19岁，新郎25岁。

1942年11月7日，在云南大学任教的张宗和与友人成立“昆明三大学昆曲研究会”。此后，在该会的清

唱活动中，他时常为曲友吹笛伴奏，或唱曲。在昆明西南联大上的汪曾祺跟张宗和学过昆曲，他对此印象深刻。在《晚翠园曲会》里他这样提到张宗和，“给大家吹笛子的是张宗和，几乎所有人唱的时候笛子都由他包了。他笛风圆满，唱起来很舒服。夫人孙凤竹也善唱曲，常唱的是《折柳·阳关》，唱得很宛转。‘教他黄河到处休离剑，驿路逢人教寄书’，闻之使人欲涕。”对张宗和一家，汪曾祺回忆道：“张宗和温文尔雅，孙凤竹风致楚楚，有时在晚翠园（他们就住在晚翠园一角）并肩散步，让人想起‘揆名门一例一例神仙眷’（《红楼梦》）。他们有一个女儿，美得像一块玉。”

### 秋灯忆语

然而，凤竹的病毕竟是严重的，1944年7月1日，孙凤竹在肥西张新圩病逝。张宗和握着她慢慢凉下去的手，心也跟着一直凉下去。

情绪低落的宗和在朋友的帮助下，接受了安徽学院的邀请。1944年8月，张宗和来到立煌县（今金寨县）安徽学院教授中国历史。

作为当时安徽省唯一的高等学府，安徽学院设在离县城25里的古碑冲（今金寨县古碑镇）。这是一个幽静的山坳，学校没有围墙，里面有不少住家、开馆子的，放牛的小孩常常把牛放到操场上来。一条小溪从中穿过，平时溪水不大，一下雨，潺潺水声整夜流淌，溪边是高大苍郁的榆树，几乎可以入画。宗和住的是溪流沿岸的宿舍，算是很不错的了。对这样的地方，宗和说自己说不满意不满意，“随遇而安就是了”。

在偏僻的大山、陌生环境里，宗和抑制不住对凤竹的想念。“把凤竹的照片放在桌上，靠在椅子上，常常望着她，好像她也在望着我似的。”在寂静和寂寞中，他是那样思念着远去的妻子。“天上的云，我疑心是她